

康·西蒙诺夫著



# 洛帕京日记摘抄

• 2 •

离开战场的二十天

# 洛帕京日记摘抄

· 2 ·

## 离开战场的二十天

[苏]康·西蒙诺夫著

张定中 王毅成译

孙斌圣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К. Симонов  
ДВАДЦАТЬ ДНЕЙ БЕЗ ВОЙНЫ  
(Из записок Лопатина)

根据 «Современник» Москва  
1973 年版译出

洛帕京日记摘抄

· 2 ·

离开战场的二十天

〔苏〕康·西蒙诺夫著

张定中 王毅戎译

孙斌圣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5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5 字数 159,000

1984 年 10 月第 1 版 198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9,800 册

书号：10188·511 定价：0.78 元

## 内 容 提 要

《离开战场的二十天》是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所著系列小说《洛帕京日记摘抄》中继《四步》之后的第二部。

内容记述了《红星报》记者洛帕京于苏德战争开始一年半后，在回莫斯科又重返前线的二十天旅途中经过情况：他办妥了跟妻子离婚的手续，安顿了女儿，处理了电影制片厂根据他特写改编的故事片中不符实际的地方，又会见了老朋友，还结识了新人。小说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苏联大后方各种各样人物的生活、工作和精神面貌。

《洛帕京日记摘抄》之一《四步》已出书。之三《你我不能再见面……》也将出版。

## 作 者 的 话

《离开战场的二十天》，是总题为《洛帕京日记摘抄》的系列小说中一部中篇新作。在这部小说里，除开头和最后数页有枪炮声外，绝大部分是听不到枪炮声的。

小说的主人公——《红星报》军事记者洛帕京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绕道塔什干、阿什哈巴德、里海去高加索前线，当时去那里只能这么走。在旅途中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

这部小说写的是经过一年半战争生活后第一次在后方旅行二十天的人。然而战争仍然一刻也不让他忘记它的存在……

## 1

洛帕京坐编辑部的“埃姆卡”从尔热夫附近回莫斯科。早晨，汽车在波戈列洛耶的戈罗季谢附近迂回行进时，遇到德国飞机的空袭。他趴在雪地里躲过了轰炸，但闻够了近处炸弹爆炸的焦烟味。

如果早五分钟他们从路边超越了也是往莫斯科去的空卡车队，那就正好挨炸了。走在最前头的两辆卡车就被炸得粉碎。他们没有超车，趴着躲过去了。

不管你觉得怎么荒唐可笑，认为他在这次迂回行进中可能遇难，但他不但在前线待了两星期，且一次也没有碰到炮火的袭击，之后，还走上去莫斯科的途中。这真是运气。其实也不仅仅是运气。说真心话，他从斯大林格勒回来后，这次到尔热夫去是不大愿意的。由于老是感到危险，他疲倦了，不大爱东奔西跑。

轰炸过后，车子行驶了十公里，他心里还是怕得要命，为了解除心头烦闷，他叫司机停住车，拿出军用水壶，各人喝了一口酒，吃了一点冻面包干。天倒是真冷，他大口喝出

声来，让人以为他是因为天冷才喝口酒。

傍晚时分，洛帕京到了编辑部，编辑不在。原来他坐飞机到科捷利尼科沃附近去了。德国人正试图从那里向斯大林格勒突破。女秘书说，编辑早上起飞前把古尔斯基叫去过，因古尔斯基对什么情况都知道。

“去找他吧！”

古尔斯基这时坐在另一个房间里，但不是去年洛帕京同他住过的那个军营式的房间。这个房间小一点，暖和一些，没有军用床，有一张长沙发。

“你来了？坐一坐吧，要不躺一躺。”古尔斯基没有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指着沙发说。“我要把社—社论写一写完。现在剩最后一段，我要把第三帝国打一打垮，交上去，我们再谈一谈……。”

他把桌上的烟卷向前推了推。

“在人—人道主义许可的范围内抽一抽烟吧。大家都来闲一闲谈，抽一抽烟，我这个肺部不健康的城里孩—孩子，却坐一坐在这儿咳一咳嗽。打开气窗又嫌—嫌冷。”

他说这些话时，眼睛没离开稿纸，宽宽的胸膛伏在办公桌上，继续写着。古尔斯基现在是文学部主任，所有从前线回来的人的确都要到他这儿来谈谈，有的是有事的，有的无事，不过想听听他的俏皮话。

“打—打垮了，”过了几分钟他说，收起稿纸出去了，一会儿又回来坐到洛帕京身边。

“他为什么叫我留在那里，又为什么突然把我叫回来？”

洛帕京问。

“叫你留一留在那里，我猜一猜想是让一让你写解放尔热夫的报道，叫一叫你回来是因为原来的计划暂时推迟了。他上一上前线时命一命令你写一篇包括两个专栏：去冬和今冬的东西。今一今年和去一去年。我可一可以用个人的名义把这个题一题目赠送给你。好吧，你们那—那里进攻的情况怎么样？”

洛帕京耸了耸肩膀。

“平—平常常？”

洛帕京没有回答。他有点反感。总的来说，这是对西线战况的正确评价，但是“平平常常”这句话，同他最近几天亲眼看到的那种无论如何也要向前推进一两公里的拼命精神是怎么也联不起来的。

古尔斯基看他沉默不语，便微微一笑。他惯于用这种令人反感的武断的口气说话，还自以为得意。

“不过我能一能够让你高兴，”他说。“在—在那里，在科—科捷利尼科沃附近，德国鬼子已经不能向斯大林格勒突—突破了。我—我们开始揍一揍他们，并继续揍他们的增—增援部队。我要—要求同编辑一起去，但他命一命令我呆在家里，按照他从前线发来的指—指示写一写社论。各—各有各的事。你在哪儿住宿？”

“莫斯科饭店的那个房间还给我留着吗？”洛帕京问。

“给你—你留着，那还能跑到哪—哪儿去？”

“那我就上莫斯科饭店去写。”



“别一别着急，”古尔斯基在分手的时候说。“看样子你——你很累，明天不交，天也塌不下来，存——存稿还有。”

虽然他比洛帕京小十二岁，但他总是以长者的口吻同洛帕京说话，而长者的意见是必须听从的。他对他所喜欢的人很关心，想借此取得精神上的权威。

“还有，”已经互道再见，他才想起来说，“有你女——女儿的一封信。”他在抽屉里翻了一阵，把信拿出来递给洛帕京。

“明——明天告诉我，她在那儿的生活怎——怎样。”

莫斯科饭店虽然讲节约，但还是有暖气。三个星期前，洛帕京从斯大林格勒回来，编辑把他安顿在这儿时，只有两层楼有暖气。现在是三层有暖气了。客人多起来了。这是六楼女值班员告诉他的。他从前线带回来两听美国焖肉罐头，拿出一听送给她。

女值班员想答谢他，便问他要不要再添一床被子。当他说不用时，她又要给他洗衣服，钉衬领，赶明天早上好用。

他走进房间，脱下军上衣拿去交给她，然后又回来，穿着衬衣和毛袜子钻进了被窝，上面盖件短皮大衣，就读起女儿的信来了。

这封从西伯利亚鄂木斯克来的信，是他个人生活变化的结果。生活上的变化早就发生了，可是它象晚来的暴雨那样骤然大作却是今年的事。今年春天，在两次上前方出差之间，他的妻子到莫斯科来找他，说她要跟别人结婚了。

自从去年十二月她那次贸然来到莫斯科以后，他就明

白了，他们原来的那种愚蠢的生活，显然是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但是，他既没有时间，也下不了最后的决心由他来作结论，这在从旁看别人不和的人说起来是容易的。他没有时间，是因为正在打仗，他象上了发条似的，忽而去东线，忽而去西线，不停地到处奔波。他下不了最后决心，是因为在高尔基市附近的农村还有随同学校疏散到那里的他们共同的女儿，女儿仍然跟他们两个人保持着通信联系，虽然她感觉到他们不和，却不知道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他至少在变故发生之前是这样想的。

还有一个原因。他知道他的妻子在远方和另一个人同居，但仍然继续给她寄去领款证<sup>①</sup>。不管她和谁在一起生活，钱总是需要的，要是他写信说他们必须离婚，那就是暗示不再寄钱给她了。他讨厌这个想法和与之相关联的另一个想法：万一她为了这些钱而撒起更不体面的谎来呢，谢天谢地，现在她还没有这样做。

不料，今年春天她自己突然来找他了。她到莫斯科也许有别的事情，可她说只是为了在同别人结婚之前向他说清楚才来的。

就在她来的前两天，他才从克里米亚回来。由于在刻赤半岛饱经忧患惊恐，他变得阴郁、暴躁了。这次回来后，他不但懂得了（其实早就懂得了）而且切身体验到了他是会死的，会白白送命的。所有的通讯报道素材，所有在克里米亚到处奔波采访到的东西，都付诸流水了。没有给报纸写

<sup>①</sup> 这是战时军事机关发给出差人员领款及领物品的凭证。——译者

什么，也没有什么可写的。编辑一向对材料是贪得无厌的，居然没有问他带来了什么材料。只是见面时握手握得比平常紧，默默地祝贺他生还。

他倒是活下来了……可是脑子里总想着那些……

他的这种精神状态，也许影响到他同妻子的会面。他妻子到莫斯科来，是要在她那无视周围一切、自我欣赏的高尚感中说明理由的。

她大清早一下火车便径直来到编辑部。洛帕京住在编辑部，家里的钥匙在他身边。

门卫从楼下打电话，叫醒还在睡觉的洛帕京，说有个叫克谢尼娅·谢尔盖耶芙娜的女人要见他。

洛帕京赶忙穿好衣服，下楼来到门卫室。

她手里提着一个箱子，故作温顺地靠墙站着。他把箱子接了过来。

“家里的钥匙在你这儿吗？”她问道。

他点了一下头。

“要不，我们一起回家？”

“我们先上去吧，”他朝门卫斜瞥了一眼回答说，既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他用眼睛寻觅了一下，就把箱子塞到门卫坐的办公桌下面。让它暂时在那儿放着。

他们一起上了三楼，到了房间里。这儿只他一个人住，古尔斯基不来过夜。她打量了一下房间，就坐到一张椅子边上。

“现在，就我们俩，你总还是可以吻吻我的手吧？”她说。

这好象是哪一出戏里的场面。哪一出戏他不记得了，但记得有这么一个场面。这使他感到气愤，使他想起她现在是剧院的文学部主任，并且跟一个叫叶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院长生活在一起。

“为什么不拍个电报，我也好去接你，那岂不更好些。”他说。

她觉得有些难说出口，他便想到，假如她不是一个人到莫斯科来，他去接她，那就不是更好些，而是更糟糕了。

“还是回家谈吧，不要在办公的地方谈，好吗？”

“我就住在这儿，”他说。

“你猜我是为什么来的？”她抬眼看了看他，问道。她仍然那么漂亮，对这点仍然不能不使人注意到。

“我猜不出来，”他说。

这是真话。他跟她生活在一起的全部时间里，几乎从来猜不出她脑子里下一分钟会出现什么念头。

“我来是求你恕罪和放我走的，”她不等他答话就接着说。“我必须和叶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结婚。”

她说“我来”，而没说“我乘车来”，大概是预先考虑过的。因为请罪的人不能乘车，而是要走着来的。

他又看了看她，看看她那优美而抑郁地蜷曲在椅子上的熟悉的身躯，忍住了，没有说粗鲁的话：“好吧，既然必须结婚，那就结吧！”他没有作声。

这究竟和她有什么相干呢？这完全不能怪她，要怪她的身体，他违反理智整整爱了十五年的身体。“我就是离不

开它，摆脱不了它。”他轻蔑地想起了自己的懦弱。

她看着他，可他一言不发。她觉得他是在生气，或者象她暗中说惯的“咬嚼子发狠劲”。可他反而软下来了，奇怪他会想到自己错了。从前他常常气愤地认为她的错是在他所需要的身躯里有一颗他所不需要的心。这颗心对他如何谋生，做些什么都不管，她只管自己，愚蠢地没有头脑地忙她自己。

不错，正是这样。他是聪明的，不愚蠢，有头脑，然而他又做了些什么来改变这种状况而不至于拖了十五年之久呢？

“现在已经是十六年了，”他作了订正，因为尽管去年冬天关系破裂，仍然有一种什么东西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结果现在，不是聪明的他，而是愚蠢的她最终结束了这种状况。

“你不必替我担心，”她受不住沉默，说。“我是跟一个好人结婚。”

不知为什么她解开了小图囊。她现在不带手提包，带的是战时流行的女式小图囊，这很使他恼火。也许，她想给他看一张她要嫁的那个好人的照片吧。

他讥讽地这么想着，但一转念，觉得为什么一定是嫁个坏人呢？你也曾经认为自己是个好人，你也同她一起生活过，不是吗？

但是，这位好人的照片他是不想看的，这大概在他呆板的脸上显出来了。她叹了口气，把小图囊扣好。

“难道我们就在这儿谈下去吗？”

“那还得在哪儿？”他说，丝毫没有挑衅的意思，口气软得使她惊讶。他还补充说：她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如果现在要陪她直接去民事户籍登记处，他们就去。如果要他写离婚申请，他就写给她。

她流出了眼泪。她来找他办事，他竟然这样干脆地同意办，这反而使她很伤心。她要的正是这个，但她不希望事情是这样了结。

“她向来如此，办事没有头脑，”他想，对她还有一些早已消逝但还没有消逝尽的感情。

“最好还是写吧，”她擦干了眼泪说。

他坐到桌前，写好了申请，然后留她一个人在屋里，去找编辑部秘书证明签字无讹，加盖公章。这样做有无必要，他没有把握，但他不愿意事后发现还得补办什么手续。

当他把申请书放在秘书面前，说“请证明一下”时，秘书把钢笔蘸了蘸墨水，抬起眼来，久久地望着他。往回走的时候，他还感觉得到这个询问的带同情的目光。这不过是许多人里面的第一个，大概别人都会认为，这样既不年轻又不漂亮的男人是不会抛弃女人的，准是女人离开他们。

他走进房间，把装在编辑部信封里盖有编辑部公章的一纸文书交给了离婚的妻子。

她接过这张盖了公章的文书，打开小图囊把它放进去，然后又把小图囊扣好。

“一切就这样完结了，”他想着同她一起生活过的十五

年。他们同居的生活结束了，他们有时分居的生活也不会再有了。他感到惘然若失，无可奈何地回想起当年他三十岁的时候。当年的他，对于任何别的女人来说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有现在的他，他已过中年，因所遇非人，虚耗了自己的精力，因此，除战争和工作外，他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信心。

“坐下谈谈吧，你不是想谈吗？”他说着，坐到床上，把短皮大衣披在肩上。他觉得有些发寒。他只能装做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却不能真的做到这样。

“不，我得走会儿，这样会好受点，”她说。她面带悲伤，背着手，开始讲她在路上预先想好的种种蠢话。

其实这是请求放她走的大段开场白。这些话在这之前还有点意义，现在他已经放她走了，就没有用了。不过，她觉得把这些事先准备好而现在已没有意义的话留在肚子里未免可惜。

他边听边想：“总是这样的，不管什么事，她事先考虑的时间越长，结果就越糟，她也并不是和别人一起坐火车来的，她是一个人来的，因为排练这一套胡言乱语，需要时间，需要独处。”

她说自己总是了解他的。说他从来是不了解她的。她谈到她为他做出的牺牲。还谈到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逐渐觉得她已经不是自己了，只有现在和他分开才重新感觉自己是人。

这一切都不新鲜。只有一件是新鲜的，这就是在她的

小图囊里放着她特地来索取的盖有公章的一纸文书。她讲明了他们之间早已不存在的关系，忘了谈他们之间还存在的唯一关系：他们的女儿。在莫斯科初遭轰炸，学校疏散到高尔基市附近的农村后，他们已有十个月没见到女儿了，他分不开身，她也抽不出工夫去看望女儿。

他没有争辩。从前这样的事总是上了床就结束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他沉默着，等她谈起女儿，可是她想的、谈的只是自己。

他拿起电话话筒，打电话给编辑部要一辆车，他要用一小时。

“你要到哪儿去？”她在屋中央停下来问道。

“我想送你回家。快到上班时间了，马上就要来人了。”

听到“回家”，她忽然用过去的那种眼神看看他。也许她想，他希望这次谈话也会象以往那样结束。假如他现在真要这样，谁知道她会怎么办呢？她选择哪种方式使他屈服：是说“不”呢，还是最后一次说“行”？

“要不要在我们编辑部给你弄一张车票保留证？”他碰到她的目光后问。

“我不需要，我什么都有。”

“那我送你回家。”他从衣袋里掏出门上的钥匙交给她。

两个人在车上都不作声。他们从熟悉的楼梯上去时也不作声。走到寓所门口站住了，他放下了手提箱。

“我们对尼娜怎么办呢？”他提起了女儿。虽然他在车上一路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已经决定了办法，他还是问起了



这件事。

“我想暂时不要写信告诉她，”她犹豫不定地回答，又轻易地流出了眼泪。

“‘暂时’是什么意思？”洛帕京问道。“是你暂时没有决定呢，还是我暂时没有决定？‘暂时’是什么意思？”他又问了一句。

他知道，还可以有别的“暂时”。暂时战争在进行，暂时他在这场战争中死不了或者活不成。暂时她自己还不清楚，如果把十五岁的女儿带在身边，女儿会在多大程度上妨碍她的新生活。妨碍想必会有，但是有多大呢？

“我还没有决定，”克谢尼娅说。她没有擦眼泪，用恳求的眼光看着洛帕京，似乎他就该不提这回事。

“可是我决定了。我要写信告诉她，我们已经离婚。她十五岁了，她应该全知道。我不认为这会特别使她感到吃惊。”

“这对女孩子来说，毕竟是很大的痛苦。”

“没什么，”他说。“现在比这大得多的痛苦在她周围到处都有。”

“那么，我也要给她写信。”

“那是你的事。我要写信给她，设法跟她见一面。然后打发她到鄂木斯克我姐姐那儿去，如果姐姐同意留她住到战争结束的话。”

“我不知道，我得想一想。我可能以后要把她带在自己身边。你给她写信或者同她谈话的时候，都必须考虑到这